

美国国会“台湾连线”个案研究^①

信 强*

【摘 要】 国会连线是国会议员间的一种非正式组织。本文在对国会连线的起源、动因、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切身体验对2002年4月9日成立的台湾连线进行个案研究,分析该连线成立的国际、国内、台湾背景,以及连线的功能与目的。最后对台湾连线四位联席主席等主要成员对台政策和态度的异同进行比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美国国会 国会连线 台湾连线

2002年4月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经过半年多的酝酿,于当天正式宣告成立。这标志着美国国会在关注、影响和干预台湾事务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众议院之所以挑选4月9日这一天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涵,因为第二天正是《台湾关系法》在国会通过23周年纪念日。也正是为此,台湾方面派遣了由14名“立法院立委”组成的四党联合代表团,由民进党和国民党大老带队前往华府参加该连线的成立仪式,并庆祝《台湾关系法》通过23周年。^②

“台湾连线”在美国多位议员的推动下,发展极快,成员数量迅速增长。而台湾方面则额手称庆,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台湾对美外交又一重大胜利。笔者参加了该连线成立的全部过程,并通过与多位相关助理的交流了解了台湾连线的有关信息,现根据笔者对该连线的调查和了解,做一个案研究。

何谓“国会连线”(Congressional Caucus)?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自拥有相当数量的正式委员会和特殊委员会,负责不同领域的事务,此外还包括许多附属机构和组织。其中包括一些由国会拨款,有年度预算的正式组织,如新近成立的“国会——行政联合委员会”。除此之外,议员也常常组成很多非正式的组织,本文所说的“Caucus”基本就属此列(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有极少的例外,如国会黑人议员连线,后文会论及)。所谓“Caucus”本意是指党团秘密会议。在国会早期历史中,常常是一些同属一党的议员为谋划具体立法策略、与反对党斗智斗力所组成的小组,他们不定期召开小范围、不对外(甚至包括本党议员)公开的会议。后来这种形式逐渐被正式的委员会会议和两党领袖团体的磋商所取代。但“Caucus”这种组织形式却逐渐得到更大范围的采用,成为国会,尤其是众议院,一种针对不同问题领域而集结一些“志同道合”的议员进行不定期磋商、交换信息、促进立法的一种非正式组织。

*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国会联线成立的起因有许多种,第一种是由于种族、族群或利益集团的推动,例如著名的国会黑人联线(Black Caucus),西班牙人联线(Hispanic Caucus)等。第二种是应选区选民的要求而成立,例如保护三文鱼联线。第三种是针对某些地域、重大事件或时事热点问题而成立的联线组织。其中又可细分为按照地域、按照国家和问题领域成立的联线,例如拉丁美洲联线(Latin America Caucus)、土耳其联线(Turkey Caucus)和钢铁联线(Steel Caucus)、人权联线(Human Rights Caucus)等。第四就是议员根据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而成立的联线,例如航海联线(Sailing Caucus)等。当然,很多国会联线的成立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促成的,不可一概而论。例如本文所论及的台湾联线就属此例。

当前,美国国会两院均有不同数量的国会联线组织,具体而言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迄今为止国会联线主要集中于众院,共有100多个各式各样的联线组织。而参院的联线组织则为数不超过10个,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参议院钢铁联线”(Senate Steel Caucus)。另外只有很少数的联线是兼跨两院的,例如“国会参议院与众议院刘易斯与克拉克二百周年国会联线”(U. S. Senate and U. S. House Lewis and Clark Bicentennial Congressional Caucus)。其次,各类联线人员数量不等,甚至相差极为悬殊。例如国会印度联线成员高达200余名,自行车联线(Biking Caucus)人数曾达到160多人,而有些联线则只有2、3人。再次,国会联线基本全都是非正式的组织,没有正式的预算和办公地点,甚至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只是在某个议员网站内容中有时可以查到该议员属于某某联线,如果是联线主席的话可能会更为醒目一些。^③第四,国会联线的运作方式基本都为“空中作业”,联系方式也多限于信件、电话、传真往来,或者是私人接触。对于人数很少、凝聚力强的联线,有时会举行联线会议,但次数也很少。而对于人数多达数十甚至上百的联线则基本不可能来组织有全体联线成员参加的会议,更不用说定期举行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由联线主席和核心成员磋商之后再通过电话、信件来通知其他议员,而且往往如果不是很紧急的事务,这种通知只是到达议员助理手中,然后再由助理酌情汇报给议员。

国会台湾联线成立的动因

国会台湾联线的成立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背景。我们可以从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的“友台情结”日益严重以及台湾方面不断加强对美国国会的游说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中国对美战略地位和作用的下降。美国凭借其超群的实力,不断借台湾、人权和西藏等问题兴风作浪,试图牵制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在小布什上台之后,一味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导致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多个方面刻意提升美台关系,冷却与大陆的双边关系。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对我敌意进一步加剧,使中美关系,尤其是台湾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棘手。而此时一向对克林顿政府的美台政策不满,认为克林顿过分“迁就”中国大陆,牺牲台湾利益的国会正好推波助澜,从而催生了台湾联线的成立。

其次,从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来看,小布什上台标志着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以切尼、拉姆斯菲而德、沃尔福维兹为首的保守势力把持了美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制订。而国会内部保守势力占上风的局面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便已形成。以时任国会多数党领袖的理查得·阿梅(Richard Arney),以及多数党党鞭汤姆·迪莱(Tom Delay)为代表的两党议员,^④一直以来就对我国政府持敌视态度,不断批评大陆为专制独裁的“共产主义”政权,而赞扬台湾为民主的自由的

社会,并企图通过立法来进一步提升美台关系,2000年由迪莱提出,并在众院以绝对多数通过的《台湾安全加强法》便是明证。国会很多议员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不断攻击我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渲染我对台武力威慑,反对我对台动武,呼吁给民主自由的台湾以更多的国际空间,提升美台关系以及台湾的“国际地位”,这种亲台反华的政治气氛,也对于台湾联线的产生形成一种促进作用。

再次,我们也必须看到台湾当局的幕后运作对台湾联线的催化作用。多年来台湾一直高度重视对国会的公关工作,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国会的影响。毋庸讳言,台湾对国会的游说和影响是卓有成效的,23年前的《与台湾关系法》,2000年在众院通过的《台湾安全加强法》,以及台湾联线的成立都可以说是台湾影响国会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台湾在国会两院议员中拥有很多朋友,许多议员以及助理都曾经甚至多次访问台湾,台湾与国会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始终十分畅通,台湾的意见、政策、所取得各种“成就”,以及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和“恫吓”等等都可以顺利送达议员及其助理手中,并最终影响国会外交决策。在“台湾连线”的成立大会上,该连线发起人众议员罗伯特·韦克斯勒(Robert Wexler)就直言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以及“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对该联线的筹备和成立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事实上,该联线的成立仪式以及所有相应的庆祝活动的安排便都是由FAPA一手策划组织的。^⑤而台湾“立委”代表团团长、民进党元老蔡同荣则在成立大会上公开表态说:“在此,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在过去的二十年来,FAPA为了台湾不懈奋斗,向国会议员解释台湾的处境及议题,此次也通过其强大的草根游说力量,为台湾连线积极招募成员。”^⑥FAPA会长吴明基也不无得意地自我表白说:“FAPA全美各地的成员在最后一刻仍在游说本地议员加入连线……(从中)可以看出美籍台湾人草根游说的力量与成效,以及台湾议题所得到的广泛支持。”^⑦

国会台湾联线的建立及组织构成

台湾联线的酝酿开始于2001年年底,由众议员罗伯特·韦克斯勒首先发起,并通过与丹尼尔·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谢罗德·布朗(Sharrod Brown)和斯蒂夫·谢伯特(Steve Chabot)四位议员沟通,邀请他们作为共同发起人,并最终成为该联线的联席主席。韦克斯勒之所以邀请他们,一是因为他们在国会一向关注台湾问题,对于台湾都具有很浓厚的个人感情,属于“志同道合”;二是韦克斯勒有意表现台湾联线的跨党派性,而韦克斯勒与布朗为民主党议员,罗拉巴克和谢伯特则为共和党议员,四位联席主席正好分属两党,有利于模糊联线的党派性,广泛吸收两党议员加入。

在发起之初,台湾连线共有41位议员加入,至2002年4月5日台湾联线的成员共有73位,而在台湾连线成立之日,即4月9日,增至85位成员。而在7月23日,则进一步增加至114人,而据最新数据显示,该连线成员已经增至117人。^⑧可以说发展极为迅速。正如韦克斯勒在成立仪式上的致辞所说,台湾连线是当今国会中“成长速度最为迅速的连线组织”。并且正如韦克斯勒所愿,台湾连线的成员是“真正跨越党派”的。例如根据4月9日成立时连线成员的统计,85位成员中共和党议员共有45位,民主党议员39位,还有一位是独立议员。而在现今的117位议员中,共和党议员有61位,民主党议员为55位,这一点在“党派性”色彩很重的国会并不多见。

我们不仅应该从数量上正确认识到国会台湾连线在国会议员中所得到的广泛支持,更应

关注的是其组成人员的“质量”。台湾联线成员几乎来自众议院所有常设委员会,而其中尤以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委员为最。例如在 117 位加入“台湾联线”的 107 届国会议员当中,有 26 位供职于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民主党议员 14 人,共和党议员 12 人,占该委员会 49 位成员中的 53%。而其中供职于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共有 9 人,民主党议员 4 人,共和党议员 5 人。约占该小组委员会 16 名成员的 56%。这些议员的态度在对美台关系的立法、对行政部门对台政策的监督诸如对台军售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在这些足以对美国外交立法发挥重要影响的议员中形成某种不利于我的共识,将会极为有利于未来国会通过任何有利于台湾当局的外交立法或决议案,从而给中美关系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 响。以台湾联线现有的四位联席主席为例,除去韦克斯勒现任职于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欧洲小组委员会外,其他三位议员均任职于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无疑对于国会亚太外交政策的制定和立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尽管同为台湾联线的联席主席,四位议员对于两岸问题的关注却不尽相同,因此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而应具体分析其政策取向、关注领域以及加入联线的动机,区别对待。例如,作为台湾联线的发起人的韦克斯勒一直十分关注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强烈反对大陆动武解放台湾,要求提升台湾国际地位。而罗拉巴克在国会则一向以反共反华著称,敌视大陆,积极支持对台军售,要求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能力。但是他对台湾的支持主要是源于对大陆“共产主义”政权的敌视,因此要积极“遏止‘共产主义’中国威胁的崛起”,而非因为对台湾的特别友好。因此,尽管四位联席主席都参与联线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并对台湾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但是根据以往四位议员的政策主张、立场宣示以及投票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在具体的问题领域之间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也是各有侧重的,甚至存在着歧见。具体可详见下表:

四位联席主席在具体问题领域观点上的差异^⑨

联席主席	统独问题	军售问题	国际空间	对大陆态度
韦克斯勒	反对台独	支持,但主张克制	支持台湾 拓展国际空间	较友好
罗拉巴克	支持台独	积极支持	支持	反共反华
布朗	有克制地 反对台独	有克制,甚至反对	支持	较不友好 (经贸问题)
谢伯特	支持台独	坚决支持	支持	反华

国会台湾联线功能性分析

从功能视角来看,随着国会联线的成立,必然要在美国对台政策和国会相关立法方面有所动作,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将致力于监督和促进美台政策的制订和推行,并力图促进和加强国会 在美台政策领域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为美台关系的升级和发展提供助力。笔者认为可以 将未来台湾联线的功能与目的基本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促使国会更为密切地关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台政策的制订,积极参与相 关立法和政策制订,防止行政部门为了与大陆合作而牺牲台湾利益,坚决反对大陆动武统一台 湾,严格防止台海出现冲突,危及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其次,采取具体的措施提升、加强与台湾

这一传统的重要盟友在经济、贸易、文化、政治和战略等各方面的协作。再次,继续加强对台军售,维持台海两岸的军事力量的平衡。第四,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帮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例如加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第五,为台海两岸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敦促两岸开展平等对话和协商,实现和平统一。第六,作为一个平台,为其他议员提供有关台湾政策和事务的信息,教育其他议员、议员助理以及公众,并在国会考虑所有关于台湾问题的事务时发挥领导作用。第七,督促国会议员监督《与台湾关系法》的实施,并根据情况变化做出及时调整,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第八,为美国国会与台湾立法院之间的正式的信息交流、政策咨询和协调提供一个制度化的渠道。^⑩

如何正确认识国会联线的作用及对策建议

在国会众多的联线组织里,像台湾联线这样专门针对某一“国家”而成立的联线并不多见,它势必对中美台三边关系的架构形成一定的冲击,注入更多的变数,使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趋复杂化。尽管台湾联线成立为时尚短,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一个迅速发展壮大的国会议员组织,“台湾联线”必将在美台政策方面推动一些重要立法、决议案的通过,在美台政策领域发挥作用和影响。几位长期以来关注台湾问题的议员也绝不会保持沉默,无所作为。截至目前,国会与台湾当局的合作所带来的种种消极作用已经开始彰显,“台湾联线”今后的具体工作重点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台湾联线将推动国会立法和决议案的提出,对总统施加压力,影响对台对华政策的制定。立法是国会的主要职能,也是发挥其影响和制约作用的重要手段。毋庸置疑,台湾联线绝不会对台海问题这一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难题袖手旁观,联线将努力谋求增强和扩大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提升美台关系,促进相关法案和决议案的出台,表达国会的态度和情感,从而对总统及行政部门对台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施加影响和压力,形成负面的冲击。

其次,帮助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布朗就曾明确表示:“联线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协助巩固台湾的民主和国际能见度。”^⑪早在2001年底台湾联线主要成员就曾多次磋商,详细讨论帮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等议题。^⑫4月11日,联线成员联名致函小布什,要求他明确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台湾联线的推动下,2002年4月24日,国会众院以407:24票的压倒多数通过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尽一切可能帮助台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5月15日,该法案经参议院修改后,于众院重新以415票对零票得以通过,并送交总统签署。2002年5月28日,该法案经小布什签署成为美国正式公法。这可以说是该联线成立之后第一次小试牛刀,而韦克斯勒则声称:“使台湾能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员的一个可能性就在于国会能够集聚足够的能量,说服白宫采取更具建设性和积极的措施来推动这一动议。我不相信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任何一位总统会主动公开地推动实现这一动议,因为他们始终要与中国(大陆)维持某种平衡。”^⑬为此,韦克斯勒一再声称他将领导国会台湾联线致力于采取更为积极大胆的措施来帮助台湾获得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

再次,推动灰色外交,推动邀请陈水扁访美等。根据韦克斯勒以及布朗议员的计划,台湾联线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争取邀请陈水扁访美。韦克斯勒曾公开宣称:“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太多地顾虑中国(大陆)将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台湾的‘总统’想来华盛顿的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他当然会受到热烈欢迎。中国凭什么告诉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或不应该会见哪些领袖?每一个负责的国家首脑都有权来美国访问。而国会议员也有权力与任何他们想会见的人见

面。”^④在联线成立之后,台湾联线便开始筹划通过一个新的决议案,邀请陈水扁访美。而在2002年5月17日,国会众院已一致同意通过了由台湾连线发起联署的邀请陈水扁访美的决议案。

第四,继续强力推动对台军售。在另一极为敏感的领域——对台军售问题上,台湾联线也必将发挥很大的消极作用。如上表所示,四位联席主席中的两位罗拉巴克和谢伯特都对军事问题极为关注,是“中国威胁论”的积极鼓噪者,一贯主张应遏止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对抗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并防止中国成长为东亚地区的“霸权国”,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战略利益。为此,罗拉巴克和谢伯特均积极致力于使对台军售问题成为国会台湾联线的一个优先问题来考虑,推动行政部门进一步扩大对台军售的力度和强度,甚至不惜彻底突破中美三个公报的约束,向台湾出售潜艇、宙斯盾驱逐舰,建立将台湾纳入其中 TMD 防御体系,实现“军事协防台湾”的目的。

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中一批对台湾问题比较关注而且对台湾比较友好的议员组织起来,期望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和中美政策施加有组织性的影响和压力。尽管国会联线属于一种非正式组织,在其运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线主席的意志和作为,但是根据韦克斯勒的计划,他明确表示希望能够将台湾联线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号召力的联线,力争始终保持积极旺盛的活力,成为国会在制定涉台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唤起议员的同情,塑造共识,以全面支持台湾。而在该联线成立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国会现有的对华及对台政治氛围下,该联线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该联线的推动下,再次出现类似于1995年李登辉访美的事件并非没有可能。因此必须慎重对待,一旦疏于应对,就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害和恶劣影响,严重妨碍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

国会台湾联线的成立是为了集聚国会对台湾的支持,而根据其成员的加入动机,又可以细分为几类,一类为坚决支持台湾并且敌视大陆的议员,他们有的是因为反共而支持台湾,有的是出于美国在东亚及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而支持台湾,但这类议员属于极少数;另一类为支持台湾但并不敌视大陆的,他们只是因为支持台湾的“正当合理”的要求而加入该联线,或是因为对台湾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才加入的,这一类属于绝大多数。他们并不支持台湾独立,至少不支持台湾“急独”,从而惹怒大陆,引发台海局势的恶化。同时,还包括极少数议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例如由于办公室主任的擅做主张,或是议员助理的无心失误。所以我们要开展对这些议员的工作,应分清对象,认清他们的真正立场,而不能黑白分明,非此即彼,认为加入台湾联线的就是支持台湾独立,反对大陆,其实大谬不然。

作为一个非正式组织,国会联线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主要成员间的协调一致和共同推动,否则必将大打折扣。但是诚如上文所述,即便是在各主要成员之间,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也有着歧见甚至矛盾,从而为我们开展工作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以四位联席主席为例,韦克斯勒和布朗就反对过分关注军事问题,不愿因对台军售、TMD 等问题走得太远而引起大陆的过分忧虑,导致台海局势紧张,而布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对台过度军售。他们两人主要关心的是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使台湾所享有的“国际地位”与它作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实体、美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这一现实相匹配,反对大陆过分“矮化”和打压台湾。而罗拉巴克和谢伯特则更为关注军事和战略利益问题,为此积极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对抗大陆的统一要求,他们也比韦克斯勒和布朗更少顾虑大陆的反应,即便冒激怒大陆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也更为倾向于支持台湾在未来脱离大陆而独立。但另两位联席主席对此却是持

消极甚至反对态度的。所以我们对国会台湾联线的不同成员应下大力量探寻其真实意图,而不应笼统的大而化之,不加区别地统一对待,盲目的批评和反对,而应找准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针对主要友台议员之间的差异,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通过开展耐心、细致和长期的工作来教育这些议员及其助理,以适当的方式向其阐释我国政府的政策主张,剖析台海问题的实质,使他们真正了解我方的立场,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正确、负责任的中美政策和美台政策框架,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顺利完成。

注释:

* 我有幸于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在美国众议院议员 Jim McDermott 的办公室实习工作半年,参与了大量国会立法事务。在此期间,我曾与70多位议员的外交事务立法助理进行面谈和交流,其中包括该联线四位联席主席的外交事务立法助理。本文很多信息和观点来自于我与助理的谈话,应他们的要求,本文不能明确指出他们的姓名和身份,望请见谅。

- ① 对于 Congressional Caucus 的名称,国内有多种译法。根据《英汉大字典》的解释,Caucus 有以下几个含义:秘密会议、指导委员会、核心组织、核心小组、政策讨论会等。而国内多将 Congressional Caucus 译为“小组”、“议员团”、“核心小组”、“政策讨论会”等等不一而足。而事实上,根据笔者在国会的了解,在国会内部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组织都称为 Caucus,第一种例如众院的“Democratic Caucus”,该 Caucus 为民主党在众议院的领导团体,其成员为民主党领袖、党鞭等民主党议员领袖,而该 Caucus 主席 Martin Frost,也属于民主党领袖之一。该 Caucus 的主要职能是为讨论、制定民主党在众院的总体战略和方针政策,因此似应译为“核心小组”。而第二种为 Committee Caucus,在某一重大法案的提出、修改和通过的过程中,民主、共和两党相关委员会都会分别组织本党议员进行秘密讨论,决定如何针对对方提出的议案进行批驳、修正等具体策略。这种 Caucus 似应译为“对策讨论会”或“政策讨论会”。而本文所说的 Congressional Caucus 则属于国会内部议员间的一种非正式组织,与以上两种情况大有不同。同时,大部分国会 Caucus 的成员众多,例如印度 Caucus 就多达200多人,因此将其翻译成“小组”似乎也不妥。鉴于其组织的松散性、成员的复杂性,似乎与“联合阵线”有相似之处,为此,笔者在文中参照台湾的译名,将其翻译为“联线”。
- ② 台湾立委代表团成员包括:团长蔡同荣、荣誉团长刘松藩、饶颖奇、团员孙国华、张旭成、陈文茜、王昱婷、萧美琴、关沃暖、王政中、江昭仪、陈唐山、汤金全、杨富美。
- ③ 但在历史上也有极少数的联线是例外,例如国会黑人议员联线便曾长期拥有正式的国会预算,国会每年为其拨付专款,供其活动所需。该联线在国会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在国会中仅黑人联线和西班牙人联线拥有这一待遇),并配备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这一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国会通过正式立法,取消为任何联线提供资金为止。
- ④ 在108届国会中,阿梅已经不再担任多数党领袖一职,而迪莱则升任多数党领袖。
- ⑤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是一个由美籍台湾人组成的一个组织,积极鼓吹台独,主要针对国会开展游说工作,具有很大的势力。它与台湾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
- ⑥ 引自蔡同荣在台湾联线成立仪式上的发言。
- ⑦ 引自吴明基在台湾联线成立仪式上的发言。
- ⑧ 部分早期数据来自于我在国会办公室得到的台湾联线征求联署的文件。
- ⑨ 以上四位联席主席在刚刚结束的108届国会选举中都获得连任,而且每人得票率均超过50%。
- ⑩ 见《美国国会台湾联线与台湾立法院立委代表团签署友好合作声明》。
- ⑪ 根据布朗办公室提供的资料。
- ⑫ 国内有些网站介绍说在2002年3月开始相关磋商,其实时间要更早。
- ⑬ Haley Chang, Taiwan to Get Caucus in U. S. Congress, Taiwan News, Dec. 21, 2001.
- ⑭ 根据韦克斯勒办公室提供的关于促请其他议员参加台湾联线的宣传稿。